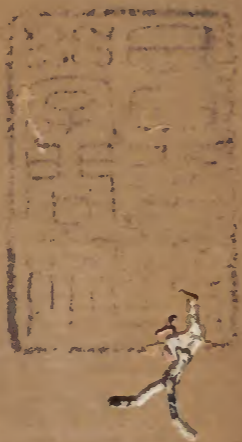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廿五之七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七	
三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五	五		漢
二	二		書
五	五		門
七	七		
九	〇		
八	三		
〇	〇		
一	四		
冊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 7 )	
函號	298	24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李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

問是可笑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

這八佾人數執闢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

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章旨觀之

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述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巨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巨耐忍不得處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論不是有此意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魯受晉未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魯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柰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禮用儀云不莊不敬不和樂便是禮樂何矣譬如不善操舟

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備用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

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  
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  
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  
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  
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  
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徒務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  
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  
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  
湊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  
許多務讓當不得那禮樂壽  
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使用之於禮樂也則是  
虛文矣然是不能為心既不正雖有鍾鼓玉帛亦何所用

莫了

讓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余曰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  
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子  
蜚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為虛文曰  
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心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禮為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  
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  
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風格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  
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  
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懋地外面強做終  
是有差矣縱做得無差矣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知集

集注云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  
索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

禮樂亦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得為之用。

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曰奈他不下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

為禮雖鍾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

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二二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

和緝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

全德人若不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不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

和銖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

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為之與捨知覺而為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又

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

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有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

何包四者曰易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

又曰如一間屋分為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  
心義入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為仁亦是  
恁地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心德既云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  
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大  
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  
物如棗俎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蓋  
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  
而和若是管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  
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為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  
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只在也曰只是  
如此補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

只

子

王弼鍾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  
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  
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  
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具  
德實說自是以其專言者言之不曰也是如此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季氏謂待人而後行  
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為如  
何曰此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  
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太緊也只是如此  
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  
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  
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儀不能不真故  
如樂何似說得實見他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

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廣

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節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處大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之時不可一向以儉

縱作孔切音綱趨事貌檀弓喪事云云

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個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昏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

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這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爾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文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

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思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問禮之本曰初問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文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

得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質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

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

段

故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吾於繁文入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既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播治得無窒碍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



徑情直行

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揚氏汗尊杯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杖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

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飭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美之類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燔黍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火藏石其若既熟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有鼎俎邊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而質滅矣故云與本有盡儉云揚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且當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至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簣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於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

○夷狄之有君章

子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丑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無意義根

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蘇

○季氏旅於太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子事禮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會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禮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南

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殊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幹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全頌人詩則章句全在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

字畫學見筆談備同去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教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備

素以為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窮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啟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對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勉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三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足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祀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曰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記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祀又都

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以商禮在幹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祀國最小所以文獻不入觀春秋所書祀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教猶可也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祀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相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相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與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與之豈

相

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勝國至小其朝覲貢賦  
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  
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是耳故鄭子產嘗事  
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  
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  
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  
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  
時大國咸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  
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  
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其不敢信正以此耳

○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

為正繼嗣出之方解無虧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禘則

作藥一

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  
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禘兩字之義亦可  
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  
相執藥相似廣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  
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養恁地說將  
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  
顛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拒盥之酒灌地  
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  
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  
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  
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  
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  
而不待乎薦身有孚已自顛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

云盛而不薦有孚顛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迷其德也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啻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

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

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

禘諸侯有禘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問呂氏以未盛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

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聖人制禮

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者也其如示諸斯乎曰尚明

器之問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

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禘祭祭止於太祖若

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

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

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

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何也

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

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

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曰看得文

字皆好補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

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

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

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以

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六

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

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推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漢俗簾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叔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格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

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入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直不為難矣廣

子升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本之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

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義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鄭馬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

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各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野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

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  
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  
如不祭禱

王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  
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它人攝之雖極其  
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視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  
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  
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  
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  
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  
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  
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

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  
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  
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補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  
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  
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  
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  
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者非所當祭底  
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  
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  
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  
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素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續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常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與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

遠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補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天而言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談真有箇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銖

問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曾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為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

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緣道理便自獲罪於天

或問竈陞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剛

問五祀皆設王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也初

設至於竈陞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

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

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

是無所考也續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

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補

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道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

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

效况豈可更略畧則效况愈滋矣備

○子入大廟章

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容

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

得補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賀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

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忍之之心且

如使人做一事下寧諱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

噲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備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

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

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剛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孤矢之利以

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狝  
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得欲畧  
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  
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  
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  
責其實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舉時

或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  
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  
主於觀德却不是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  
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觀同

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  
主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  
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  
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  
今人射法難學須理會得郭先生論弓弩及馬其精南  
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苟有  
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恐未  
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  
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地說被人寫放冊上便有  
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貫底問主皮如何  
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底因問古人  
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韜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  
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  
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  
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  
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備

這

居父問饋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  
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續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錄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  
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  
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氏  
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  
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  
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  
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  
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

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法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  
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  
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  
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  
因問孟子此意前輩謂有圭角如何安鄉言孟子恐只是  
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  
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  
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  
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  
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  
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職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輟轉反

側者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酒淫泆則傷矣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

也因問此詩是向人作曰是宮中人作是宮中人思得淑

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輟

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

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

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言曰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

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辨雖是樂之卒章

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則面

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輔升問審其音如何曰辨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

操當魏末晉初其怒言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為

紹臨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鬧相似便可見言

節也銖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

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

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

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謨

○京公問社於寧教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本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

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

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土命如出行

大事則用給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鬼帛之類社只是壇

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不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馬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法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苟有別否曰亦有輕而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事邪導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身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味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專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

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驥

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象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間注

林闡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令坐問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

處蓋不是從反身脩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二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豪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樓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豪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

此然邵康節多就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鬥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轉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

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弼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  
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  
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此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  
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听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  
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  
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  
將謂它大處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  
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  
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方肯做然亦只是器  
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  
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  
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嘗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  
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為

它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  
王又做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  
周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  
威公入相于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天子三  
公豈肯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  
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諸侯入周來此事  
思量是難事也難論辨

問規矩如何為大器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方不  
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令天下物  
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其麼皆可以方非大器而何節  
蕭景昭嬰楊氏曰道學不明而三伯之畧混為一塗故聞管仲  
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  
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  
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辨



仲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楊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及玷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各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徹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力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三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陳漢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是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且秦以苛虐亡

只 二

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促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必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濫發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濫發濫義。

子語魚吳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

按書胤征曰  
每歲孟春道  
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執事  
以諫

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有始至終皆有條理如  
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  
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  
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  
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補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  
說三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聞這裏俗  
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  
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  
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  
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  
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而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趙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

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  
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  
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補

子謂韶盡美矣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  
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  
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這樂出來  
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  
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  
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  
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  
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  
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  
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  
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少快活道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  
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  
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  
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  
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  
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  
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  
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  
同古人只攬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隸殺人或十五萬或

平

四十萬其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  
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入段着地位四十萬  
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纒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  
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無  
地和果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  
思自是有優劣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  
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  
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着伐但恐舜文德  
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  
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  
來其實只是稟賦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格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

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云矣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楠

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乃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難也

又別作  
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損遂征伐不相干也舜製武王時必竟

好然布然不若綉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見不得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善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得遂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果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何在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伐

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  
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  
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是所行  
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曰聖人固無兩心鳥  
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  
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  
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  
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厲些然亦非聖  
人實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個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  
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  
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各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  
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  
一日忘周自是討昏迷爾道夫問吳氏釋傳謂書序曰後人

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  
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約固無道然亦是武  
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筆我知子有夏若  
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粒小大戰戰用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  
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  
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類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友之處曰也要  
尋它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  
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舜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子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  
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  
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猶伐苗是  
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  
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誅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  
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胸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問

問武未盡善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

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

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雖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

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

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

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跡其數紂之

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未有

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

做主夫如從諫弗咈敗過不吝時爽不顯旁求俊彥刻盤銘

修文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討歸來建國分土散

財發粟之後便只善換了之如西旅之教費子大保許多氣

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

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祖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者

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揚氏曰武之武非聖人之

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隸義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

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迹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

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明作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

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

施威儀進退之節歸痛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

擗

唯

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  
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  
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醋那箇淡若只似冰相似更論量  
箇甚麼無可說矣個

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  
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  
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者煮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  
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  
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格

葉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  
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  
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他它都無了錄云居上只  
他敬臨喪只要觀它哀  
他皆無之無可觀矣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為美上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  
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  
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  
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  
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個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釋  
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  
擇術豈可不謹然又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仁之美曰如  
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  
村人不仁無廉無耻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與

亦 擇

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淳

問里仁為美孟子引用自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續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数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遷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述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謂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以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其於芻豢而不其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髣髴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壽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賀孫錄云亦有作能勉強一時者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



之志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手  
喻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

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

一事信采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

動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

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

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續

仁者温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

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

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

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錄錄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

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

知勝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

仁者安仁設

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是一

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問底心是

如何然後看無問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

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

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理又問纔有此箇接絕問斷

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問斷了所以要克已復禮便是要克

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杯清水纔入此泥

有清處有濁處

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著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寓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不冒若未發時有者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是舜至於途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白地壅遏得佳所以非獨不得為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賀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亦見此意思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注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箇公正二字解其惡人無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之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釋問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連着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

生

必不能比焉。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個。

君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九可好，可惡者皆奏在。言則于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

夏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他，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楠

○苟志於仁音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切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過，向已正而

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自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傑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茫茫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食之事。又耻惡衣惡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麤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耻惡衣惡食者，則是也。裹着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爾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

差明

揚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生問  
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別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所欲為曰  
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  
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  
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安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  
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  
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  
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認說富貴而安貧賤極好辭  
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焉不以其道  
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  
貧賤然富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  
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析本經紀相似

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  
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  
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乃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  
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  
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一事又云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  
似一句雖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補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  
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  
吾知其有一豪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  
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口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  
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  
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辨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  
君子復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

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  
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  
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  
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  
不讎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  
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  
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  
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賀孫是除却了非也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  
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介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  
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  
此峻潔曰只緣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

看得方是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  
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  
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  
他可見夫一卦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  
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方可格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今意脉接續因問  
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  
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  
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  
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寓

敬之問富貴貧賤取人聖人聖人聖人聖人聖人聖人聖人聖人  
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  
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盡多聖人

如說

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如天說得來以疎下面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麓後面方到細密若不是就麓處用功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利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又知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講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某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富

富貴貧賤與賤六是就至麓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麓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憂貧賤不去立得這箇麓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箇麓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負而無詔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詔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麓處說上細上去個

富貴貧賤不憂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麓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後下云然必無終是如孟子言吾利之間須從問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處遠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間居為不善。君子而後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趣說為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取捨事君子去仁惡平成名是主宰，更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端。

問富貴實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更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問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壽。

其舍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去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職。  
董卿問注云取言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而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下謹

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辦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學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集義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實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致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義。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具知仁之可好而實

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夫  
資取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  
事不使豪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且好惡  
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  
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  
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  
得不使不仁如乎其身使亦是仁了一者以資稟言之其寬  
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  
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  
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  
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  
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  
未之見可見用力者之難得也

於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  
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决裂  
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  
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此輕重好仁是也資質寬  
和厚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  
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  
他惡不仁是曾知得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畧與要行強行相  
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  
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着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  
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個

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  
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稟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溫厚寬厚



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孰惡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直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此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成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懷憂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為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變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着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出圭角也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盡

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把做兩樣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求尋主將又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味皆好却須知道那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端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  
對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  
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  
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  
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徐云震問  
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便是仁了啓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別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者知  
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別壽

好仁者便高不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  
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黑者  
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量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  
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力故用力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日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  
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  
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  
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  
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  
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  
隨若真箇要求仁且畏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  
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其弱之甚如這般人也豈是少敬之  
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用力而無不足  
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  
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  
仁者亦無之厲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當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其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賀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為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

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  
 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處地位便是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寓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要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亦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非求力可做却不自去着力耳間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其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鑲珠模樣鑲來鑲去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  
以師久縱之氣若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  
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聖人所說底皆着去做問須  
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通貫動靜而  
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此小也不妨  
因舉明道教上蔡曰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  
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  
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  
管靜坐休胡

一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  
好仁者之為美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  
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為劣也曰  
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和易  
也正不須將好仁惡不仁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  
非以好仁者為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  
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  
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集注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可知  
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足處終言足仁人或問過莫是失否曰  
亦是失也去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曰死就人有過失觀之謂如一人有過  
失或做錯了事使觀其是過於厚者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  
不是然可知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  
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去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去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惡愛而言去

問里仁敦章說仁自有愛深輕重曰因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丑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翻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踐踐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南諸公以知魯微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而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

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補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大巧失於迫切

性之間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貧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入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寧儉同意  
曰近之傑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矣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矣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豈人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韋齋記必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馱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韋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觀在己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知一說先生孰取曰觀人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又問不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琮觀之不如觀己底穩貼曰此禪話也曰琮不識禪話但據己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過於厚薄上分別不開故謂不如只作觀己說較靜辦曰有觀字有過字有知字不知那箇是仁或謂觀便是仁事在那裏曰如琮所見觀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字政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黨是己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此則却常留箇過與己私在傍邊做甚琮曰此是聖人言知仁處未是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高底也自不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否瑞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

問朝聞道而可文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了足一

生之事乎曰所謂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

透徹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文

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

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

也不濟事死也狂死又云所謂若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

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

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以文死為可

乎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文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

妨非謂必死也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立君臣

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

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

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

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

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

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

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聖賢也口所謂聞

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

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入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

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

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友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

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

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問朝聞道如何便文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

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

死亦是這一箇道理

問文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補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

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

好死問朝文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文即死莫多有不及

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糊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

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當貴者賤無所往而不可

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者詳之 妙舉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

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

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毫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

不會是實義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至遺道却是事物當然

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先生顧安歟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自得

非恐是註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

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

如此義剛曰淳錄云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是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

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

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



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是這理。佛家却說  
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流  
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  
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  
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是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  
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德地。做問伊川云。得之  
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  
又與上列。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  
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簣。當時  
若差了。這一着。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只  
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  
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  
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續

○士志於道章

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  
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  
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職  
衆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  
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者似平淡。子細去窮究。其  
味甚長。職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  
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舉時  
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讓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  
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隨  
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只看義理合如何。續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釋國  
 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此處便安了曰古人訓釋  
 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  
 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欽夫云吾儒無適無  
 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釋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  
 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且見得分明雖豪髮  
 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  
 義補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  
 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  
 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  
 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  
 看義如何耳佛老則皆不睹是我道可便曰是可我道不可  
 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剛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補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釋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

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

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明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

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良久曰無莫於

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

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

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已

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

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修省耳只是一箇  
公心且如伊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  
論語上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  
言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  
之意也其因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也若成  
德之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  
則為小人未知是口壯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着君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  
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  
大抵君子便思量善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  
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留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  
故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補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  
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恃理徇私其取  
怨之多必矣相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  
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不是放時便是為利  
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其為利尤甚於  
斷斷然為利者賦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又怨曰青苗便是要利息  
所以人怨作明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若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  
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揀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  
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處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

不能讓雖有這般文字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個

問讓者禮之實也昔者舜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

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跕曲拳升降俛

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

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若以好爭之心而徒

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

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亦分明曰前

輩於這般處也自闊畧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

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

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

禮何讓

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

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

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

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

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

為國補

義剛說禮讓為國一章添不信仁賢啼百姓從己之欲等語曰

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興讓此只是說我能如

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與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為國何難之

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敦教化中

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籠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刻地

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籠說較強良又歎息言今日不能

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其說諸古

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

人廉遜讓

謙飲

不患無位章

門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補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便要如此所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此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

問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顯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計三十三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深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又當自明矣。

問一貫曰，恁地沉看不濟事，須從頭字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取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道。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一是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  
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  
得串得錢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  
領若不是事事比曰不是也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為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一  
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

一貫是忠貫是恕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  
各有一箇一若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  
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  
也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貫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得事

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貫貫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  
豪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  
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  
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  
物不當這道理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  
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  
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  
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  
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  
八卦中

忠然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  
多說人已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曾須以己度人自  
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這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文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盡

盡已為忠推已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日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不曰是問在學者者三足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也

處聽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中心却翻此手向外是恕諒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忠來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只是體說說話便是用不可

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

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摠處發

出故夫子語之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把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看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

非忠恕也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備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廣充，得去不費力。學者且須要勉強廣充，其至則一也。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又還自知否？曰：知。總論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為說。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為。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

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未先生問如何是未？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未。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

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

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與他人錢也不識，是其廢錢有幾箇。孔良父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文曰：不惑，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

以篋束物。

菴攻乎切音孤。



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  
鵝突物事在這裏文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  
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  
先生言但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  
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即一以貫  
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為恕也只是箇物事推出去做許  
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一以貫之夫子  
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  
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  
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變學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  
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  
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  
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為忠在外為恕即體忠即用曰忠恕是如此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  
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  
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為  
孝事君即為敬交朋友即為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槩亦是公  
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曰夫子何故只說吾  
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  
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  
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  
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  
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生口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  
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  
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  
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  
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

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會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真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漏在多罅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

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養勇將曾子比其宮黜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為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終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一字以明之忠恕是孝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

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  
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  
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  
子貢雖是知得較以帶在知識上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  
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  
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  
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會恕  
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  
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  
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  
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

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挽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  
只是這一挽水又曰這事難如全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  
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  
源之水流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象  
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會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真是真  
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  
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  
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  
知以至洒掃應對無非是就實地上拈出教人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自  
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  
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在已在物皆如  
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  
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

人是就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  
理學者也只是這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  
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  
要全得這天理如一掬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  
些喫了又取一些喫其實都只是水中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恐  
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盞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  
學者尚要推其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  
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  
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  
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淳器。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  
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  
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  
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

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  
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魯逐件逐事一  
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五道一以貫  
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  
麼至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  
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  
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  
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飢方見得敦化趣  
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  
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  
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  
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錄  
蜚卿問顏子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抵  
爭此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

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達純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  
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  
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  
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趙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麤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  
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  
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  
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  
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  
虛謾也猗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傑錄作自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  
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直箇行  
此孝為人謀則直箇忠朋友交則直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

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  
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即  
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為恕無忠則無恕蓋本未體用也蘇

論以下兼論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  
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蘇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  
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間  
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  
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  
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  
都理會過了曰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  
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  
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

子真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着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  
 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真方以為疑夫  
 子遂以一貫告之子真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真理會得  
 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  
 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  
 到子真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合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  
 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  
 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  
 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營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  
 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  
 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  
 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  
 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宰或問  
 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  
 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  
 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  
 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  
 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  
 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  
 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  
 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  
 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  
 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  
 得好

得好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事見  
 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曾湊合得聖人知  
 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曲折處都盡得  
 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是大槩已得又則將  
 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  
 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  
 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  
 之子真尚未領畧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是聖人就  
 知識學問語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脈各不同須是見得夫  
 子曰五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  
 段恕字却好看方以流以溯其源學者處事事先了得未了  
 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在大罩了逐事事都未  
 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  
 人做事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未稍自然心合尖若從大處做

如何得個

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  
 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  
 上說曾子自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問  
 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  
 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  
 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水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  
 生氣流注去貫也林問枝葉便是忠否曰枝葉不是忠生氣  
 流注貫枝葉底是忠信是枝葉受生氣底忠是夾界半路來  
 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  
 便無信了曾子言夫子忠恕只是就事上看夫子問子貢多  
 學而識之便是知上說曾子見夫子所為千頭萬緒一貫  
 之貫如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成實則忠信忠皆實  
 之貫如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成實則忠信忠皆實  
 本用忠如行將去信如到死所循物無違則是凡事皆實  
 如水也夫子自源而下者也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以一以貫之之  
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於事上都  
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才點  
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恰好着得  
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  
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  
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  
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太宰子  
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  
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其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  
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  
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話方能如  
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都不是

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  
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此言是此心才亡便  
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  
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子而時習之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  
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父闕底若使他從此  
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  
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  
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  
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  
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



之說時亦豈全無是處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  
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擇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  
將去零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  
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  
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箇實心做將出  
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  
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孝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  
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麼事如  
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只是箇實底一  
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且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孝子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

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

却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着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  
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  
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  
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遠求這裏提省他然  
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  
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當箇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  
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知將那一條索  
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  
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咬緊是不肯教人讀盡只恁  
地摸空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緊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  
了此煞壞學者其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  
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其道他斷然

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累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穿？又曰：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曾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底來解聖人之意思，其實借來直鄉問，一以貫之是有至一以貫之曰：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义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而盡。

則即聖人之所謂云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這意思，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是，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闢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却無着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字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字問着多字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推只是推己之推，不與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

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子者見一箇着力底忠恕。孝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即是此意。問程子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鸞飛戾天，魚躍于淵，相以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刺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畧粘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胡泳以

一作九  
登九毫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只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九分九釐上都見得了。即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却是因夫子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具影像。便說體說用。却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致知。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

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精力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如更無餘法孝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一箇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將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孝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此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孝者亦有時候

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笑却程子說孟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削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稱忠恕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自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如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明作一貫之皆先生曰何故曾子能每事精察而力行却未知其體之一道兄曰曾子但見麓處未見精處先生曰若說精麓二字便壞了貫之理譬之水在大江中固是此水流為池沼亦只是此水流為溝壑別是水之流而大江中乃是水之精者其可哉夫子之道施之事父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交朋則為信曾子見其事事曲當如此遂有許多般樣而未知天下只是一箇大道理曾子之所未達者尚有此耳一貫之忠恕一貫之忠是一箇大道實心萬法萬事皆自此出聖人只有這兩端外此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孝者須每事推去但為

疑

之既熟則又之自能見聖人不待  
推之意而忠恕二字即不足言也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  
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  
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  
來說却元不曾下得工夫又問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  
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  
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  
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又

曰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恕儒相○祖道錄  
唯幾如何曰曾子平日用功得九分九釐九毫都見得了只  
爭這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  
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  
是一箇理又問以已及物推已及物如何曰在聖人都謂之仁  
在學者只是忠恕而已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是  
聖人之仁能近取譬便是孝者之恕一箇是天然底道理一  
箇是人為底道理曾子以天然底難說只得把入為底說與  
他教他自此做得盡厥便是天然底所以如此說者要便  
當時問者曉得譬如將做底花去此生成底花自有優劣要  
是這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其至只是一箇

戊

道理也欲為透一字說如何是聖人底如何是學者底一向  
訓解未免有抵牾學者須是自體認始得或曰然則忠恕字  
如何看曰如此等字雖為一分說且去子細看此樣四  
五箇字透徹看他落在何界分將輕重參較又自見今只  
說與終不齊事且如看地盤一般識得甲庚丙壬子子子子  
字換將去永不差互又看教心通好時將此樣十數箇字非  
在面前前賢所說逐一細看教心通好時將此樣十數箇字非  
錄云問忠恕曰解此要大便用力一箇是天然底一箇是人  
為底譬如把假花來形容生花一箇為是生花難說故把假  
花形容引他意思出來然此段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  
項說孝者要之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未  
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說乎曰參也以魯得之他逐件去理  
會曾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  
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  
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  
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理今曾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  
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  
正如矮人看戲一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不曾見想

必是好笑便隨他笑又曰曾點所見不同方當待坐之時見  
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着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及子琴  
張喪側或琴或歌點亦只是此輩流渠若不得聖人爲之依  
歸須一向流入莊老去寓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  
恕忠恕自是那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  
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全若曉得一貫便  
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日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  
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忠全若要作那忠恕去湊成  
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  
曾子借此以推明之議

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  
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他卓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錄

問如心爲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  
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趙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  
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  
何曰也只是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  
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  
紙上底通心中底亦曉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  
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  
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  
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  
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  
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心忠恕也如

做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取著之忠  
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  
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  
害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  
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  
是聖人之恕。下箇是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  
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趙

揚問以己推己之辨。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  
己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

欲已六云云也  
此處疑有誤字

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  
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  
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  
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  
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推己是著力。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  
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  
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己及人也。海

胡問以己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  
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飢未見得天下  
之人。飢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  
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  
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及

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

以已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云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已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

恕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已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釋却一般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問程子謂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已及物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恕否曰

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對

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

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辨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天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卓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夫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矣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



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  
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談下面忠恕一貫之  
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忠恕違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已之謂  
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  
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是借此二字總出一貫一貫乃聖  
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  
者故以忠恕曉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  
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  
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  
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并一等說

才

一貫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  
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思忠恕只是人所  
以說違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不是他人便須是  
如此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  
學者着方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  
正為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  
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  
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  
在  
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  
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

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入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護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句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已及物為仁推已及物為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執了以已及物一句如何護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嘆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知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

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講貫方盡諱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文蔚錄云曾子借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人自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伊川說中庸則只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明道說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說忠恕形容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說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上曰然

程子說得甚分明復將元說成段看後來多被學者將元說  
拆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大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

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復分

明恕是推以及物使各得其所盡盡物之謂信大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牛馬得之

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大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大

忠貫恕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

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大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

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看力

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

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

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

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

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即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

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

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

這道不遠是也會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

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

教有許多等級分大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

指

體事至文正性命方是恕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  
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又謂盡物之  
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己處文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  
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  
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何曰尋常教家便說草木蕃是  
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不甚着各正性命  
說推己及物然當時只是且指此兩句來說嘗

徐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  
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分只就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廣充將去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  
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  
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  
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策同

集義下

他

吳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  
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只是推得去推  
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  
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地直  
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關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節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  
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知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節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也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  
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  
其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禮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效則公平致極至也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都是

恕曰雖是忠却是忠流出伊川之謂

問盡物之謂信與推己之謂恕如何推己只是忠中流出曰方

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故曰盡物

曰然何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信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着盡字

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己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

別

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

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

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

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了推都

是這個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

與集註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

而今看得又較別

問天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

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

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

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

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

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

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

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

氏謝氏曉得其向來只推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

說二人皆不必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

為惟

爾

人不曾子細看以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孝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  
聖人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聖人不足以言之然宜之便  
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補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及已  
方為忠不待推已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觀當如  
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  
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其初年看  
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  
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  
明白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善云初曉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  
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  
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文字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

人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得川流大得教化意思賀孫

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  
方施出也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  
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纒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  
以為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  
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則  
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勇者程子觀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  
輩亦多理會不曾到此若非劉旼負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  
得如此分曉則切要死都黑了嶽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  
龜山之說不然其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  
明道說其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  
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听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說

而 茫

便領畧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善是他當  
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其說  
話若不領畧得恁然听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如質  
夫記想他須是領畧得兼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所為  
兩自以已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  
為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尔自說得分明正以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  
一段說其事亦散而為三續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  
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刘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  
之孝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  
曾破謝氏慊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深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  
其餘雖遊揚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恕故曰貫

也 洽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云春  
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生冬藏時  
合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  
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  
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  
命是那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職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  
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不息因論  
雋義諸家忠恕之說曰若諸家所言却是曾子自不識其所  
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一以貫之也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袒張無垢說合人已為一貫這自是聖  
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已

談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仔細纔於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自說一樣道理其嘗說這樣謊話得他自立箇說說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語言硬折入他箇窟裏面據他說底聖賢意思全不如此續

因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各義此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各義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着落將來這箇道理孰自有箇合處譬如大槩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却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魁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恠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於理合管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者合責則須責之豈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弃之隸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

下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不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宜



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豪便去做  
 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  
 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精鐸見存  
 問君子喻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  
 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於已  
 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利  
 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  
 彼但裁度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  
 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義  
 義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  
 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補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  
 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  
 它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續

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  
 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  
 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使思量不當得小人  
 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  
 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  
 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有不取明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五福蓋小人  
 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  
 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穢惡濁底物  
 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  
 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  
 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備

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  
官須是冷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心  
人為之他只知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取有  
李其當書曰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慈地不好那時其  
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  
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其勢要  
便以此相投極好笑續

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  
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變只  
如冷底水熱底火水冷底火熱底一般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  
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闢截內則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淳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尋聲以諫曰幾微  
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慕地做出  
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出幾微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  
字始得續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  
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個

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將來說勞而不  
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  
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勞只是一般勞焉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  
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

柔

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痛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光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續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答人

問孝多就人負負言是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子之說此與阮籍屠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一般蔑棄禮法專事情愛故也人傑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雖步不二若其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如此却

是兩事矣個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章取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方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焉能言及此。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矣。字是管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矣。人須要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

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補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者，

全

畫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自吝吝，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者，便得如老子之學，至是約極而至。

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寧不如此，便多事。

○君子欲訥於言章

聞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補。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言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

交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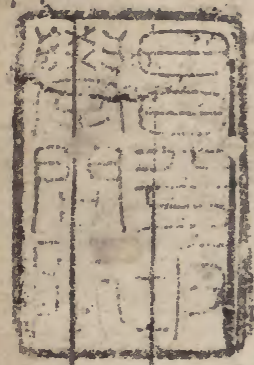
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論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必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論語所說攪得沒理會身補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鄰是與人同德本相從說易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却是說德不孤各德本明道却指此作與物同如何曰亦未安學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楊引駁難問易之文說得未是只用伊川說伊川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謹

○事若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

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敬言學者維○



文淵閣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some minor stains.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and a vertical margin line on the left. The page contains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